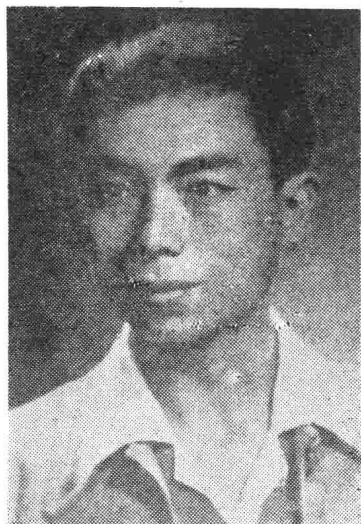


袁田安花时唱腔选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袁留安像



袁留安一九八〇年五月在建水辅导排练《探干妹》





袁留安与史宝凤
合演的传统花灯
剧《探干妹》剧
照



袁留安与吴继贤
合演的现代花灯
剧《红霞》剧照

谈花灯演唱艺术

(代序)

袁留安

我从事花灯艺术事业已经三十多年了，在花灯的演唱上，我一直是从三个方面努力的：一、如何把花灯唱得有风格？二、如何在吐字、行腔、表现感情等方面去塑造人物？三、如何保持演唱青春？要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，是一个长时期的刻苦锻炼的过程。我虽然已经意识到并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，但究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。目前也谈不上有成熟的经验，只能就经历的一些甘苦，谈点个人的感受。

当一谈到花灯演唱问题，我就会想起花灯的过去。解放前，除搬上舞台唱连台本戏的“灯夹戏”外，各地花灯组织都是业余的、临时性的。每到正月间，正是村村寨寨大唱花灯的时候，广大人民——特别是农民便扶老携幼地围场观灯。他们在终年繁重的劳碌之余，才算能在这片刻的休息期间来欣赏自己所喜爱的艺术。正月一过，艺人们就散开各自去营生，这当然谈不上提高花灯演唱水平的问题。

解放后，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，花灯事业获得了迅速发展，成立了不少的花灯专业剧团，而参加花灯队伍的也不全是艺人了，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人，我就是一九五〇年参加花灯工作的。对于我们这批青年花灯演员来说，开始接触的问题就是如何学象，也就是如何掌握花灯风格。一旦

工作开展起来，花灯反映了新的生活，演唱新的人物，演员要表现各种不同性格的角色，这就碰到了第二个问题，如何通过演唱来塑造人物？又由于工作任务的需要，有时演员遇到了唱工重的戏，运用嗓子的时间往往在一两个小时，而且连续唱半小时以上的情况也是常有的（如传统小戏《探干妹》道白很少，全部是唱工，要唱四十分钟），作为一个专业演员，如何在这样繁重的唱工和不间断的演出中，使自己的嗓子经久不哑而又能达于全场呢，这就是我们接触的第三个问题：要有科学的发声方法才能保持演唱的青春。

多年来，我们专业演员和业余文艺骨干都在摸索花灯演唱问题，由于各人的情况不同，摸索的路子也不同，但又都为解决以上三个问题而努力。现在看来，基本上是两种路子：一种是在原爱好歌唱的基础上学唱花灯，他们演唱起来比较会讲究发声方法，但掌握花灯风格较差；一种是在原爱唱花灯的基础上学唱花灯，他们演唱起来比较会掌握花灯风格，但在演唱上不大懂得发声方法是否科学。我属后一种情况，一开始接触花灯，就是艺人怎样教，我就怎样学，经过了不断实践的考验，我深刻地感到，演唱得好是极其不容易的。我在摸索花灯演唱问题上，总起来基本上是三种做法：一种是向花灯艺人学习，继承传统唱法；另一种是向戏曲声乐传统学习，吸收他们行腔吐字、表现感情等方面的技巧和方法；再一种是向西洋声乐传统学习，通过借鉴、参考，以掌握呼吸用气，找共鸣，扩大音域，增强音量，音位高而靠前等科学方法。现在就摸索中的体会，分别谈几点实际感受。

第一，我认为在花灯演唱上有几点较难掌握的特点，也

可以说是掌握花灯风格技巧性的一方面。要唱好花灯除了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外，必须掌握花灯的风格特点——

(1) 花灯曲调音域广，演唱起来高音难发。花灯和民歌、山歌血肉相连，由于曲调极其丰富，各种不同风格特点的曲调一千多支，有的旋律进行较自由，有的跳跃性较大，一个曲调从低音到高音往往是两个八度：如“大赶马”、“三星调”、“昆明小调”、“小红宝”以及各县的民歌、山歌等曲调，都是如此。现以花灯歌舞曲“山茶赞”其中两句为例：

<u>3̣ 3̣</u>	<u>3̣ 5̣ 6̣</u>	<u>6̣ 5̣ 3̣ 2̣</u>	<u>1̣</u>	……	<u>6̣ 2̣</u>	<u>1̣ 6̣</u>
土生	土 长	红 山	茶，		背阳	地里

<u>5̣ 3̣</u>	<u>6̣ 5̣ 6̣</u>	<u>5̣ 3̣ .</u>	<u>5̣</u>	<u>3̣ . 5̣</u>	<u>2̣ 1̣ 2̣</u>	<u>1̣ 6̣</u> -
不	见	她，		不	见	她。

整个曲调进行是在 $\dot{6}$ - $\dot{6}$ 两个八度之内，曲调缓慢抒情，起伏很大，而“红山茶”三个字用民歌甩腔方法，干脆利索，高昂轻快，这个 $\dot{6}$ 的高音就比较难唱，但又不能轻易改掉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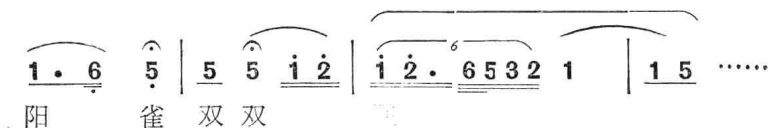
又如，“小红宝”的尾句：

……	<u>1̣ 1̣</u>	<u>6̣ 3̣</u>	<u>2̣ . 1̣</u>	<u>6̣ 5̣</u>	<u>5̣ 1̣</u>	<u>6̣ 5̣ 3̣</u>	<u>5̣ 3̣</u> 2̣ -
	永 远		跟 着		共 产		党。

整个曲调进行基本上是在 $\dot{5}$ - $\dot{5}$ 这个八度之内，但在尾句的“党”字上，是由 $\dot{5}$ 到 $\dot{5}$ 又再升到 $\dot{1}$ 的，因为花灯曲

调的特点，往往是表现在由语言及感情的需要而出现的音域连续大跃和拔高上。所以，我感到花灯演员必须好好练嗓，使自己能有两个八度的音，才足以适应演唱的需要。

(2) 花灯曲调装饰音自由，别具风格，演唱要掌握云南方言的规律。花灯曲调中装饰音的变化极其复杂，不仅是旋律进行时转弯大，而且装饰音民歌味很浓，在延长音中也运用得很自由，这和戏曲、歌曲都不同，特别是保持了山野气息。如“嵩明山歌”的头子就是这样唱的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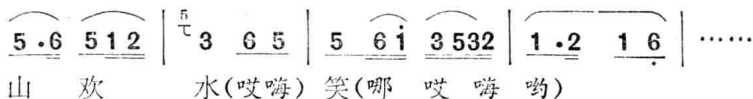


在“飞”字上的装饰音是急速下行的，然后又扬上去。在高音“i”字上要高亢有力，并且粗犷一些，然后下行的一连串小音的潇洒明快，才对比得更为鲜明。在花灯曲调中常见这类进行方式，如：“十大姐”、“弥渡山歌”、“沙街调”、“小河淌水”等等都具有这类装饰音的特点，我认为这些地方在运用“甩腔”时，需要注意与字音的“阴阳上去”四声相结合，才能处理得别具风格。

(3) 花灯疙瘩腔的唱法全靠顿气的运用。花灯曲调中抒情的比较多，要表现一种欢快的情绪，常常运用疙瘩腔，这种腔的运用常常是与“衬字”的运用相结合，最能鲜明地表现这种疙瘩腔的欢快情绪。我在演唱花灯调“金纽丝”时，就用了这种疙瘩腔。

例如：“党中央提出总任务，山欢水笑红旗舞”，在演

唱“山欢水笑”的“笑”字，就运用了疙瘩腔。



这一曲中的衬字，决不能唱平、唱死，只要运用顿气，结合字音的抑扬、轻重，疙瘩腔的特点就突出了，演唱起来极有特色。在昆明花灯调、呈贡花灯调中，我演唱的传统小戏《探妹》中所唱的“倒扳桨”、“开财门”，也都运用疙瘩腔。

第二，我向戏曲声乐传统学习了些什么，并怎样结合演唱花灯的？

(1) “声服从字”的原则是很重要的，字变腔变。在这方面，戏曲的传统唱法，是从民族语言的规律出发，总结了一套“五音”、“四呼”、“出气”、“收音”等方法，根据不同的字，应用不同的着力点和口形，不仅使字音清晰明朗，嘴上有劲；同时也使声音达到字音的一定位置。每出一字，字头、字腹、字尾，都形成了规律，成为一种很形象的形容：“凤头”、“猪腹”、“豹子尾”，就是说字头要象凤头一样美，字腹要象猪腹一样丰满，字尾要象豹子尾一样有力。我们唱花灯也是一样的，语言的关系也成为花灯风格的一个重要部分。云南方言（指昆明音）的特点比较平，吐字时口腔共鸣多些，声音比较靠前，容易送字。但也有许多方言给演唱带来了困难，如“去”读音是“克”，“解”读音是“改”等，发音容易靠后部，最易使声音散，

加上许多字没有读准确，如分、飞，煤、门等不分，就会吐字不正。这类方言字，我认为可以适当的按普通话的字音改一下，个别字的改变，不会影响花灯风格。研究方言的特点，主要是为了掌握“吐字行腔”的变化规律。在吐字行腔上，必须看字本身的腔行的长短：如果腔短，则可以一下子吐出来；如果腔长，吐字时字头轻一点，到字腹时音浪由小放大，根据感情的需要加以控制，字尾归韵时，咬重一些。有时为了使行腔的变化丰富，在虚字上的变化也是可以的，只要不影响正字的清晰明确。另外必须学会“靠字法”，按照音韵的规律，例如：

“理”靠——“林”

“花”靠——“荒”

“都”靠——“东”

“列”靠——“练”等等。

在向戏曲声乐学习的实践中，感到研究吐字行腔是很复杂的，总起来就是“字正腔圆”、“字清腔纯”；在演唱中要做到这样的境界，也是极其不容易的，我们应该长时间的刻苦努力。

（2）戏曲声乐传统非常讲究演唱上的“韵味”，它不仅要求字咬得真，声音圆润，掌握风格，美化语言，更重要的是通过演唱，细腻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把观众带进人物所遭遇的事件中，使他们成为事件的参与者，并激起他们的感情，使他们深深地为事件所感动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要求演唱要“百听不厌”，“越听越有味”，而不是“索然无味”。我感到对于花灯演唱同样应该象这样严格地要求，我们花灯演员所要解决的也正是这个问题。以我们花灯小生行

当说，所要表现的人物是较宽的，比如：我就曾演过古装神话剧《红葫芦》中的青年渔民王小郎，革命历史剧《洪湖赤卫队》中的赤卫队长刘闯，反映傣族现代生活的《依莱汗》中的岩温，以及传统花灯剧《探干妹》中的干哥等等。要表现这些时代、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，在演唱上没有丰富的表现方法是不能达到剧情的要求的，特别是象演刘闯这样的英雄形象，若是京、滇戏绝不可以由小生来扮演，但在花灯里主要行当就是“小生”、“小旦”、“小丑”，这样就必然应由小生来扮演，这也就促进我们研究小生唱腔的进一步发展，不仅是曲调的发展，而且演唱上也要注意从稳重、深厚、热情、英勇等方面去寻找表现方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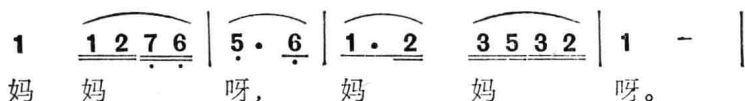
例如：刘闯唱“浊流染污洪湖水，白匪盘据在家乡，洪湖人民遭磨难，魑魅魍魉逞疯狂”一段，我感到这时刘闯的心情是焦急和沉重的，并且充满了愤怒。所以在演唱时，开始两句我采用了京戏“二黄原板”的速度，把字吐得稳重些，注意了胸腔共鸣的运用，气息要深沉；到第三句才慢慢转变，好似要把胸中压抑的怒火燃烧起来，声音的力度逐渐增强；到第四句的“魑魅魍魉”时，用重音顿开唱，把愤怒的情绪全部倾出，这就比较有力；在“逞疯狂”的尾音上，除了声音要贴实有力外，还要表现出这位英雄内心的焦急与忧虑，所以，结尾并不高亢昂扬，而是稳住饱满的字音就可以了。这样处理后，我感到比原来花灯小生所惯用的抒情唱法，有了质的变化，比较适合刘闯这一领导者的身份。

这不过是举个例子说明问题罢了，真正要严格要求，我们还需做持续不断的努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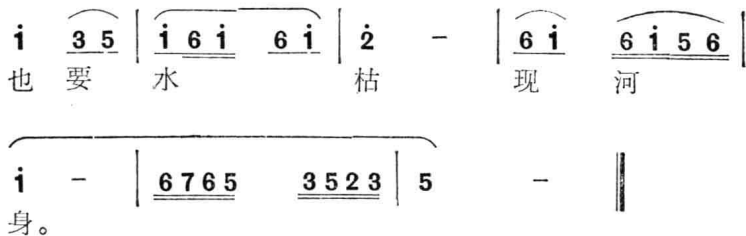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，我认为在保持演唱的青春问题上，主要是解决发

声方法问题，在这个问题上又有艺术思想和技巧锻炼两方面的问题。

(1) 一个演员有了好嗓子，不一定就能唱得好，必须有持久的锻炼，演唱起来才能见功夫。在演唱中感到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扩大音域，主要的又是怎样上高音，如果找不到科学的发声方法是很难解决这个难点的。从我个人的情况体会，一方面是共鸣点不集中，而发音时喉头打不开，有时又因闭口音难发。针对这个缺点，我采取了以下的一些办法：一种是选适合“开喉”训练的花灯练声乐句，如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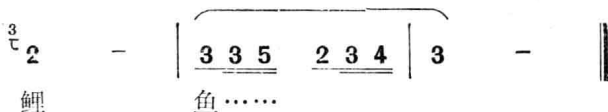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练习主要是帮助发“啊”音时开喉。另一方法是在处理唱腔中遇到闭口音的字在高音上延长时，采取“靠字”开喉的办法帮助高音畅通，如在《依莱汗》中岩温唱的一句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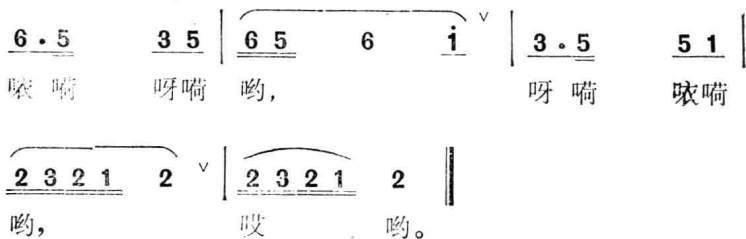
这句的“枯”字就是一个闭口音，并且是在高音上延长，唱起来很难发音。我就在“枯”字读出后，感觉象吹火。然后

靠在“呜”字上，延长时，即用“啊”字结尾收音，喉头就打开了，不致于发音紧张。这两种办法结合运用，可以帮助演唱不断的扩大音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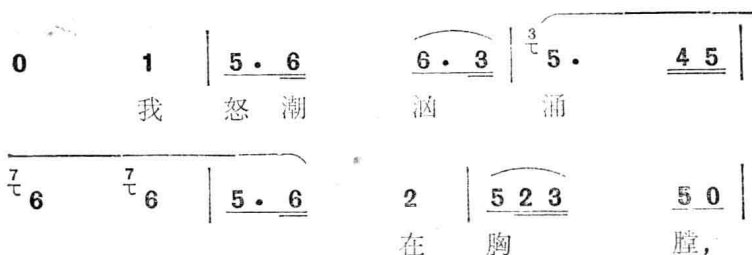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音量的增强和力度，我觉得主要是充分运用三部分共鸣区。过去我演唱，多半运用口腔共鸣，而胸腔与头腔两部分共鸣掌握不住。这不仅影响了高音与低音的运用，而且唱起来音量较小。关键在找共鸣时直接和气息的控制有关。结合这个问题，我运用的练声乐句如：



这个乐句短，可从低到高反复练习，能帮助在找共鸣时使气息贯通。又如另一个乐句：



这可使气息连贯，不同母音的练习达到统一位置。在结合唱段中，如《洪湖赤卫队》刘闯唱到“我怒潮汹涌在胸膛”一句时，我也作了处理。



前四个字“我怒潮汹涌”是要有嘴劲，讲喷口，字字斩钉截铁，气息要沉，要稳，每个字就能唱得饱满，而胸腔共鸣就能充分得到运用；到“涌”字的行腔上要增强音量，由小到大，就更需要气息的支持，到“在胸膛”三个字，也才能处理得干净利落。

至于气息的控制，我认为是什么感情用什么气，比如感情激动吐字急促时，口鼻同时呼吸，这样吸气速度快，而且比较落实，再用小腹控制住，通过抽、推、提、打、顿、弹、揉、滑、送等办法，帮助演唱表现应有的情绪；遇到抒情缓慢的曲调，气息要沉下去，慢吸慢呼，控制要均匀。关于“用气”，我的体会不是要吸得满满的才能唱，而是呼出去多少，相应的也就吸回来多少，根据实际需要，并不是每一次的吸气量都要相同，关键要横膈膜控制。呼吸一定要自然，吸气过猛会使喉头紧张，胸部发僵，吸气不深则又使声音推不上来，所以我认为吸气和感情是一致的，都应该符合人物的需要，要真实，才能控制得很自然。

（2）向西洋的声乐传统借鉴，会不会影响花灯风格？通过我自己实践经验已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，只要不是生搬硬套，而是经过消化过程，有的放矢地进行学习，是利

于发展和丰富花灯演唱艺术的。当然，这个消化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也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过，学习了西洋发声，所以在扩大音域、控制气息、增强音的力度等方面都收到了好的效果。但如何来唱好花灯是要认真研究民族民间传统唱法中科学的东西，不能说因为学了西洋发声来唱花灯，风味不足就不讲究方法，而是说我们并未掌握好花灯传统唱法。运用西洋发声方法来结合唱花灯，学习目的时一定要认清，新唱法和老唱法打架的现象是很难避免的，唱法不统一是学习过程中的必然现象，总要经过这样艰苦的学习过程，我们才可能逐步突破原有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唱法，使我们花灯演唱艺术不断地积累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。

以上是我在花灯演唱中的一些体会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自己都还没有学好，但为了花灯艺术事业的发展，形势要求我们摸索一种既能表现各种不同人物性格，而又具有浓厚花灯风格的演唱方法。我们是党培养的第一代花灯演员，事业需要我们付出辛勤的劳动，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的这些看法，还很肤浅，但大胆谈出，以求教于大家。

责任编辑：黄仲勋 黎 方

封面设计：柯德恩

袁留安花灯唱腔选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.875 字数：60,000

1981年3月第一版 1981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835 定价：0.27元

高举红旗向前方

花灯剧《洪湖赤卫队》选曲

(出门板、四季崑莲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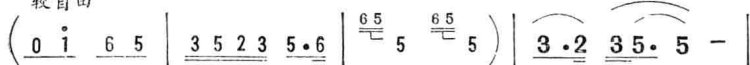
玉溪

1 = G $\frac{4}{4}$ $\frac{2}{4}$ $\frac{3}{4}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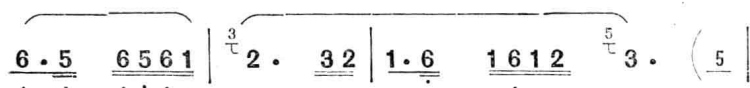
金 重 改词

陈 源 袁留安 编曲

较自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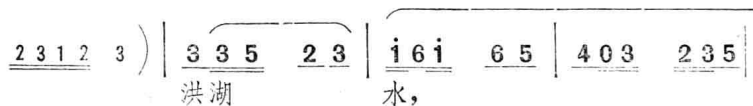


(刘阔唱) 浊 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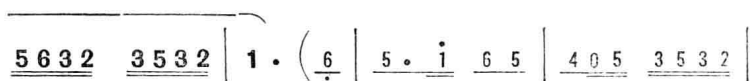
染

污



洪湖

水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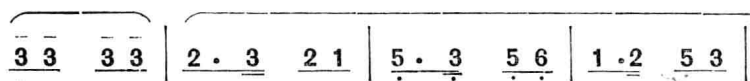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匪

盘

据

在



家

乡,